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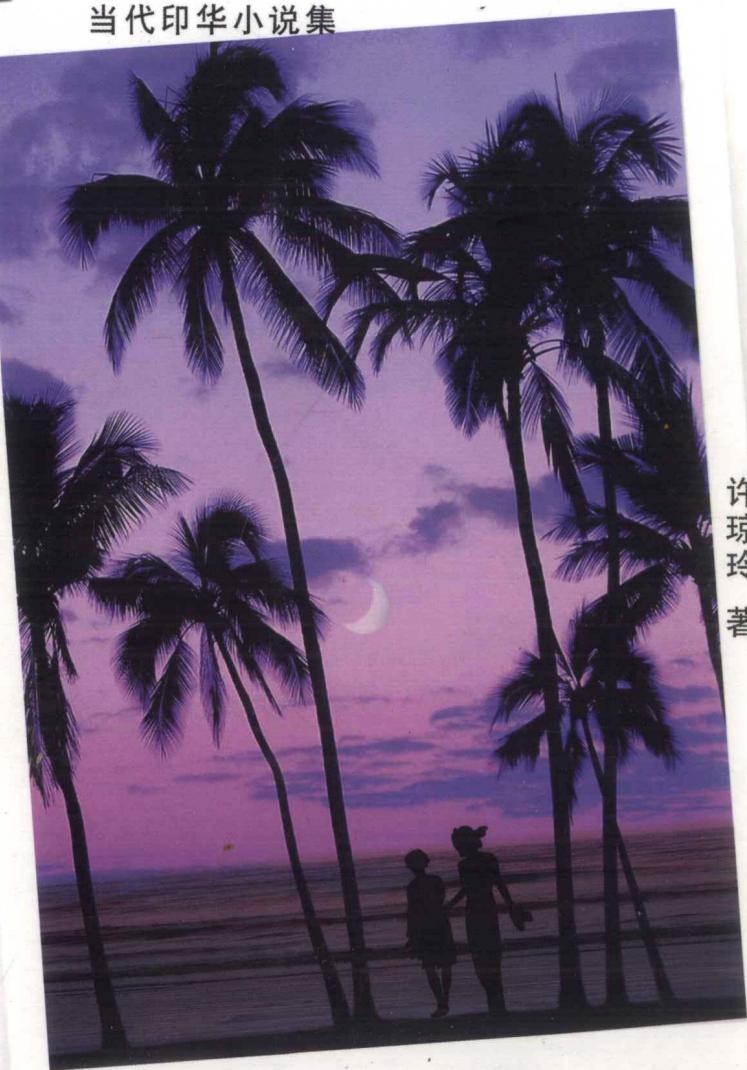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文丛

当代印华小说集

椰子树下的故事

许琼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当代印华小说集

椰子树下的故事

许琼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椰子树下的故事/许琼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4

(中国作家文丛)

ISBN 978 - 7 - 5063 - 4687 - 0

I. 椰… II. 许…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156 号

椰子树下的故事

作者: 许琼玲

责任编辑: 李明宇

装帧设计: 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数: 360 千

印张: 12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687 - 0

总定价: 180.00 元 (本册: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2009 · 北京

左图自上而下：
1957 初中毕业
1960 高中毕业
1963 · 雅加达
1970 大学毕业

荣誉证书

许琼玲 同志的作品《中国运动员之歌》
在 99 杯全国诗歌、散文大奖赛中荣
获 三 等奖，特发此证。



作品
参赛
获奖
证书

获奖证书

许琼玲 同志的作品《金牌 献给祖国的厚礼》
在 99 杯全国诗歌、散文大奖赛中荣获
优秀作品 奖，特发此证。



参加 99 杯全
国诗歌散文大奖
赛获得三等奖及
优秀奖(上、中)。

百集动画片
福娃奥运漫游记



荣誉证书

许琼玲同志：

您的作品(编号 125 号)荣获北京电视台主办的《福娃奥运漫游记》剧本及
创意征集活动 剧本 奖 鼓励 奖，奖金 _____ 元。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北京电视台《福娃奥运漫游记》剧本及创意征集办公室

二〇〇七年二月八日

参加《福娃
奥运漫游记》百
集电视连续剧剧
本创作大奖赛获
鼓励奖。

献 词

我们这一代印尼归侨亲身经历过太多的动荡和变革，不论是在印尼还是在大陆。在印尼：40年代日本南侵，50年代末政府剪币，60年代初逼迁，1965年底华社团体、学校、报社全面被查封、社团领导人遭搜捕，华文被全面禁止长达30多年，1998年“五月骚乱”等，华人在一次次的劫难中遭受惨重损失。而在大陆，运动一个接一个，到70-80年代，很多归侨像退潮般的到香港奋斗谋生。归侨和海外华人是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印尼华社的动荡牵动着归侨的心，祖根的变革也影响着海外华人的生活，这个时代在海外华人和归侨心灵深处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和痛有他们的特点，这些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情感却一直没有人去触动去写去反映。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了解这一代人的经历，收在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是我近几年在印尼华文报上发表的小说（连载），无论对中国还是印尼，都可以说是“非本土文学”，或可称之为“华侨文学”，可以将之归入世界华人文学的范围。我的小说把印尼华社的动荡和大陆的运动连在一起作为人物经历的背景，试图写出他们心灵深处的爱和痛，同时反映中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以及在六十年代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华人所遭遇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部小说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二战至二十一世纪初，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华社的大动荡，印尼华人以及与我同时代的归侨会喜欢它，小说里的人物经历能让你去回味你曾经走过来的年代。

谨以此书献给与我同时代的印尼归侨和海外华人。

许琼玲

2008年秋于北京



短篇小说

- | | |
|-----|---|
| 1 | 收割季节
(2006年9月6日至9月19日原载于雅加达《世界日报》) |
| 33 | 半个月亮爬上来
(2007年1月24日至2月15日原载于雅加达《世界日报》) |
| 69 | 曾经拉着你的手
(2007年4月13日至5月1日原载于泗水《千岛日报》) |
| 93 | 椰子树下的故事
(2007年7月24日至9月1日原载于雅加达《商报》) |
| 113 | 归侨媳妇 |
| 141 | 蝴蝶结
(原载于香港巴中校友文集第三集《真情》，获益书社2001年) |
| 153 | 异国朋友
(原载于1963年雅加达《火炬报》，收于1965年《印华论文集》)
附录：小锋：新的形象——评《异国朋友》（收于1965年《印华论文集》） |



中篇小说

- | | |
|-----|--|
| 169 | 团聚
(2007 年 12 月 6 日至 2008 年 4 月 日原载于雅加达《商报》) |
| 229 | 再会有期
(2008 年 9 月 2 日至 2009 年 1 月 10 日原载于《商报》) |
| 274 | T 型桥上的身影
(2009 年 2 月 3 日开始连载于雅加达《商报》) |
| 315 | 苏门答腊当代传奇
(2009 年 7 月开始连载于雅加达《商报》) |
| 369 | 后记 |

收割季节

[历史背景] 二战前，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二战期间，日本南侵东南亚时，荷兰人撤出印尼，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印尼。1945年日本投降后，荷兰人卷土重来，印尼人民在苏加诺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革命军，曾经活跃在苏东及苏西等地。1945年苏加诺领导了“八月革命”，于8月17日在雅加达宣布印尼独立，苏加诺任第一任总统。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国沿海贫苦农民纷纷越洋谋生，他们流落南洋后，多成为契约工人，在荷兰人的矿井当劳工。许多人到二战后才获得人身自由。离开矿井之后，他们有的打渔为生，有的在乡间开小杂货店，成为沟通和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基层细胞。他们与当地部族女子通婚，又加强了中印两民族的血缘关系和世代友好的关系。1959年底，印尼政府发布了“第十号法令”，禁止外籍人（主要是华人）在县以下地区居住和经商，从1960年初，全印尼的广大华人遭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逼迁。此时，中国政府决定派出接侨船到印尼把遭逼迁又无处安身的华侨接回国，并建华侨农场安置这些难侨。

—

广州——雅加达航班从广州起飞后，就向南太平洋的方向飞去。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起飞，这个航班总是满员，多数乘客是从事商贸和旅游的。乘客中有位老人，女性，约莫75岁，从她东看看西瞧瞧行动又不知所措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是第一次坐飞机

出远门的。她身边一位男乘客，两手提着两只旅行包，上梯时，他不时把包放下，搀扶一下老人，说：“妈，小心。”他大约也近60光景了。

坐定后，老人问：“下午几点到？”这句话她不知重复问过多少次，儿子不厌其烦地说：“你就闭上眼睛睡吧，到了不会把你留在飞机上的。你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了。”

“睡不着啊，我在想，甘邦（kampung，乡村）芝朱鹿如今是什么样了，你弟弟阿默怎样了，你奶奶恐怕早已去世了……唉，四十多年了，一切好像昨天一样刚从眼前走过……”母子是用地道的印尼本族语言交谈的，所以没人听懂。

他们的穿着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只是皮肤比国内人还显黝黑，老人手腕上戴着一对翠绿的玉镯，左手中指是一只镶着翡翠鸡心的金戒子，颈上挂一串珍珠项链，耳轮上有一颗钻石耳环，让人一眼就看出她是这些年来富裕起来的那种人。她脸上虽然留下岁月的风霜，那依然长长翻卷的睫毛依稀留下年轻时秀丽的模样。她与众不同的是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盘个发髻，虽是古稀老人，但头发并不稀疏。她儿子比她更黝黑，浓眉大眼，体格健壮。两人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飞机在云层中飞行，窗外除了滚动的云层外，什么都看不见，老人靠在座位上，闭上双眼。记忆漫过了沧桑岁月，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件的从脑海里闪现……

在雅加达机场，海关人员验证护照时，他们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海关人员操着并不标准的华语问：来旅游？跟团还是个人？男的用广东音调的华语答：探亲。海关人员问：姓名？男的答：王贵昌。女的答：马依娜。海关人员再看护照的民族栏上写的是“印尼米楠加颇”，便改用印尼话问：“Minangkabao Indonesia（印尼的米楠加颇人）？”他们用印尼话回答：“呀（ya，是的）。”问：你们在中国住很久了吗？“四十多年了，现在是中国公民了。”问：你们是什么关系？“这是我母亲。我们以前住在苏岛中部贝兰甘的甘邦芝朱鹿，第一次回来探望亲友。”

两位米楠加颇人起了中国名字，又在中国居住了 40 多年，真少见！他们回乡看望什么人？

二

他们坐上计程车，驶向雅加达市区预订的一家中高档的饭店歇息。老人不愿住高档饭店，她嘱咐儿子王贵昌——小名阿迪要省点钱留给阿默。一路上，她看着两旁街道景色，不住地说：“这就是雅加达吗？那年从占碑坐船来，都是会馆安排的，到雅加达，一船人又是会馆派车来接，住在……迪，你还记得吗？”

阿迪不时纠正她道：“来接的是侨总，华侨总会。我们都是难民，安排在快乐世界的大篮球场里住，一个星期就坐上美上美轮^①回国了。”

“是的，是的，你爸爸发高烧，我照顾他，一步都没走出快乐世界，根本没看到雅加达是什么样……”

在饭店住下后，第一件事就是订去占碑的机票。老人心急如焚，要是当晚的班机，她都会立即启程的。她不断的唠叨：“要是知道电话号码就好了。”

阿迪说：“妈，都告诉你多少遍了，我通过中国驻这里的领事馆打听，那里没有电话，还跟从前一样。”

“唉，太落后了，1962 年咱们刚到粤东华侨农场时，也是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什么都有了。”

儿子不同意这种比方，老人又说：“要是能打电报就好了。”

“地址都不清楚，只知道甘邦芝朱鹿，我去问过，人家说这样的地址电报无法传送。”

“唉，那就到那里再找了。也不知道人还在吗……”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马依娜这一生真应了这句话。她是在苏门答腊岛原始森林边的米楠加颇山寨长大的，命运却把她和一个华人峇峇（baba，当地人对华裔成年男子的称呼）连在一起，六十年代初，因为政府驱赶县以下的华人，她又跟随丈夫乘坐中国来的大船到北方那片她非常陌生的土地，一晃就是 40 多年

注①：美上美轮是六十年代初中国政府派到印尼接难侨回国的海轮。

了。家乡那片森林、清澈的溪水、屋棱两头像牛角翘起的高脚亚答屋、山坳里那片田、屋前屋后繁茂的热带果树，经常显现在梦中，她太想米楠加颇的家了，随着年岁的增加，回去看看的心愿越来越强烈，于是，在儿子阿迪的陪同下，母子踏上返乡的路程。

马依娜从行李中取出了一个塑料袋包裹着的毛巾包，从毛巾包里再取出一把刀鞘，启程之前，她特地嘱咐儿子必须带上它，那是木制的，上面刻着牛的图腾，她用手轻轻地抚着，思绪飘到那逝去的年代。

三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贝兰甘还是个小镇，这里最气派的建筑是那座下半截用石头砌成上半截还是砖墙的两层楼，那是长官办公楼，出入都是荷兰人，大门边还有背着长枪的哨兵站岗。那时候狭窄的街道两旁只有一些华人经营的亚弄店（warung，乡间规模很小的住家杂货店）卖些油盐酱醋、烟叶咖啡、薯干鱼干和数量有限的布匹针线，这已经是规模不小的商店了。街上很少有汽车，偶而有吉普车开过，便有一股浓重的柴油烟混合着扬起的尘土扩散开来，坐车的准是荷兰人。

那时覆盖着苏岛的森林达四分之三，城镇很小，人口也不多，说是城镇，其实也只有不长的一条集市街，走出这条街便是稻田胡椒园茶园和错错落落的果树，再走二三十公里，会有亚答屋（ruma atap，用竹子和椰子树叶盖成的草房子，乡间都是这种房）聚集的甘邦，密密的树林包围着，参天的铁木、木棉、柚木、檀木等名贵树木到处自生自长，没人砍伐。再往树林深处去，翻过山坡，远处露出像牛角高高翘起的屋棱，那就是米楠加颇人的山寨。

米楠加颇来自 menang kerbao，原意是“斗牛赢了”，这个民族历史上流传一段真实的故事：住在爪哇岛上的爪哇部族倚仗人多势强，向苏岛的部族挑战斗牛，实际上是下战书逼迫他们称臣。苏岛的部族同心合力想出了一个对策，他们用饥饿的牛犊去迎战，还在牛犊的犄角上绑上两把尖刀，饥饿的牛犊一看到成年的牛，便不分青红皂白就冲过去想吃乳汁，犄角的尖刀正好挑破了牛肚子，苏岛的部族赢了，他们用聪明才智战胜了入侵者，这个部族就称为米楠

加颇了，他们崇拜保卫了家园的牛，所以把屋棱建成高高翘起的牛角，牛也成了他们的图腾。

米楠加颇的妇女赶集时也用细竹条编的圆锥形小篮筐把发饰做成两个牛角，用头布包着。其实这两个牛角篮筐很实用，那是她们装东西的篮筐，因为如果顶在头顶，只能一个，两边各顶一个，可以放俩，还能保持平衡，用头巾一裹，东西不会掉出来。她们去巴杀（pasar，乡村集市）赶集要走很远的山路，带去的山货拿在手上很累，她们都盛在竹条编的背篓里，装不下的就放在头顶的两个牛角了。她们的山货都是自家种植自家晒干的胡椒丁香、咖啡茶叶、椰干薯干等物，在华人的亚弄店里过称后按重量可以换到油盐酱醋针线和印花的巴迪（batik，腊染的沙笼——sarung，当地的筒裙，成年男女都穿，男人的花色多是格子的，妇人的花色就多样了）。

每到赶集的日子，山上的林梢抹上了太阳金色的色彩，弯弯的山路上便影影绰绰地移动着巴迪的花头巾和男人的北吉帽顶（peji，黑色的平顶无沿帽，印尼当地成年男子的装束），花头巾是山寨的米楠加颇妇女裹在头上的两个牛角，像花蝴蝶在树丛中飞舞，戴上北吉帽是米楠加颇男人们的盛装。串串笑声也就飞了过来。

山上终年不断的泉水汨汨的流下，在山下汇成小溪，转个大弯流向贝兰甘，在这里已经成了大河，大河流经占碑再流进苏门答腊海。溪水在山下转弯的地方正好环抱着甘邦芝朱鹿，这里依山傍水，宁静又带原始的古朴，除了享有苏岛物产丰富的天然条件外，更享有得天独厚的当地天然环境——山上有取之不尽的热带名贵木材，山下有随手便可采摘的榴槿芒果木瓜椰子红毛丹，至于香蕉菠萝，在亚答屋前屋后到处都有，过路人随便摘来吃也没人说，溪水河汉里有捞不完的鱼虾，河边草丛里还能抓到青蛙河蟹。如此富饶的地方吸引了隔海的邦加勿里洞的矿工，他们多是从唐山（中国的俗称）被卖猪仔来给荷兰人开矿的，契约到期的猪仔虽然两手空空，也愿意换个自由身离开矿井，他们有的留在当地以打鱼为生，有的去占碑谋生，有的就在芝朱鹿落脚。这些人坐木船漂洋过海九死一生，在矿井里又受尽了人间的罪，个个都瘦得皮包骨，但是很能吃苦耐劳，他们到哪里就在那里靠双手创业安家，许多人娶了当地部落女

子为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原来只是个河滩的芝朱鹿慢慢地形成了甘邦。

王大目的亚弄店在村口，四周围着芭蕉和椰子树，屋后有条小溪，那是山上流下的泉水汇聚成的，水很清，村民都在河里洗衣洗漱淘米做饭。他也说不清他父亲是哪年从勿里洞的矿井出来在这里住下的，门前通往村子的路是父亲用簸箕一簸箕一簸箕把河滩上的碎石头和沙子搬来，楞是把原先的烂泥小道给平整了，还用大石头垫在路的两边，这样就经得起人畜踩踏，也不怕雨水冲刷。王大目只知道母亲是当地人，生他时难产死了，父亲用猪奶羊奶把他养大，因为有一顿没一顿，他长得面黄肌瘦，只有眼睛特别大，父亲就给他起了大目这个名字。他出生后，父亲在亚答屋前种了棵芒果树，他长大后，常和村里的孩子爬上树摘芒果吃，那果肉是橙黄色的，很甜。这里的土地种什么就长什么，果实都很甜。在他七八岁之前，和当地的孩子一样一直都是光着身，父子俩只够糊口，哪有钱买布做衣服？他父亲也只有一条短裤，洗的时候就把沙笼系在腰间，等裤子干了再穿上。当地的村民有的一辈子都没穿过衣服，身上有条沙笼就可以过一辈子了。王大目七八岁了，才穿上短裤，上身还是光着。他17岁那年，劳苦了一生体弱多病的父亲像耗尽了油的油灯一样熄灭了，他把父亲葬在山上一棵柚木旁，按父亲的嘱咐，每年清明在坟前烧一堆纸钱，点三柱香，这是祖宗的传统习俗，不是因为迷信，只是为了不忘自己的老根。

17岁的王大目便独自料理亚弄店的生意，他像一粒种子落在苏岛一个不起眼的小乡村，就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把自己并不坚实的根扎了下去。他像父亲一样老实巴交话语不多，也像父亲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饭、睡觉、劳作，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他和米楠加颇人做买卖公平相待，还常常多给他们一匙盐、多倒一点油，米楠人像称呼他父亲一样叫他“峇王”，大人小孩都认识他。

王大目省吃俭用，一仙一仙^①地把钱存在竹筒里，再把竹筒藏在屋角泥地挖的洞里，这样很安全。他一个月两次去贝兰甘，背上

注①：荷印时代在印尼流通的最小钱币单位。